

2006年秋天,我应聘在一个小杂志做了几个月编辑。这是本内部刊物,除了主编、副主编和我之外,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

一名来自农村的打工女子

海波

和我一个办公室的,也是个女生。她比我来得早,是个“老人手”。开始,我以为她是个不好捉摸的人:办公室里来了外人,她就显出很热情、很阳光的样子;来人一走,她脸色就变了,变得沉默起来。大部分时间她在电脑上玩扑克牌,小部分时间编辑稿子;编一会儿,就托着腮帮子发一会儿愣。她衣着朴素,甚至透出一点寒酸。窄窄的牛仔裤、窄窄的上衣、紧巴巴的网球鞋,配上她黑而瘦的身材,有点像一棵落尽叶子的酸枣树。



初见她是深秋,一直到初冬树叶落尽了,她还是这身衣服,只是脖子上多了一条白色围巾。早

上,她用那围巾在脖子上、头上缠绕好多圈,瘦小的身子顶着硕大的脑袋,像漫画里的伤兵。她总是跑着进门,一进门便抱着暖气片,又是搓手,又是跺脚,牙关子打得啪啪作响。我好几次很严肃地对她说:“要穿好衣服,这样会弄出病来的。”她只是苦笑,并不回答。后来,见我说得多了,才低低地告诉我,不是有衣服不穿,而是没有棉衣,要等下一个月发了工资才能去买。我听了非常诧异,责备她说:“上个月发了工资为什么不买?还有什么比吃穿更要紧的呢?”不料,她恼了,一扭身出去了,把我晾在那里,气得我直抱怨自己多管闲事。

过了一会儿,她回来了,先是很夸张地咳嗽,后来又反复地念一篇漏洞百出的稿子;念一句,笑几声,夸张的声音中似有微微的颤抖。我能感觉到,她这样做是想引起我的注意,或许想和我说话。但我没理她,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。我不想原谅她刚才的无礼。

下午总是安静的,安静得能听见呼吸机的节奏和监护仪的滴答声。每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,是病房里最特别的时间段。广播里会播放一些轻柔的音乐,偶尔夹杂着家属在床边的低语:“快醒醒看看我,我是你的女儿……”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,像是生命的低吟,又像是希望的呼唤。

监护室里多了一位新病人——一位喘得厉害的老爷爷。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,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扼住了喉咙。医生们决定给他戴上无创面罩辅助呼吸,但爷爷似乎对面罩有些抗拒。他不停地动,面罩总是漏气,呼吸机发出刺耳的报警声,与广播里的音乐形成了不和谐的交响。“爷爷,别动,戴上这个会舒服些。”护士轻声安抚着,但爷爷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安。就在这时,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。一个背着琴盒的小女孩走了进来,她是爷爷的孙女小南。爷爷的眼神瞬间柔和了下来,他努力地动了动嘴唇,似乎想说什么,但呼吸的困难让他无法发出声音。小南看着爷爷痛苦的样子,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她迅速打开琴盒,取出小提琴,轻声说:“爷爷,我给你拉琴吧。”

琴弓轻轻搭在琴弦上,第一个音符响起时,整个病房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呼吸机的报警声消失了,监护仪的滴答声也变得轻柔,就连广播里的音乐也似乎为这琴声让路。爷爷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,他的眼神变得安详,甚至带着一丝笑意。小南的琴声仿佛有一种魔力,让所有人都沉浸其中。

这天下午我出去采访,耽搁的时间多了,回到杂志社时别人都下班了。我匆匆地放下东西就出去赶车。刚走出杂志社院

病房里的音符

邹海

短短三分钟,却像跨越了时间的长河。琴声结束,病房里依然安静,只有爷爷平稳的呼吸声和监护仪规律的嘀嗒声。小南放下琴,轻轻握住爷爷的手:“爷爷,你要好起来,我还想给你拉曲子。”

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另一段经历。那时,我负责照顾一位病情十分严重的张爷爷。他的家属无法到医院探望,只能通过微信语音与他联系。有一天,张爷爷的孙女发来了一段语音,里面是她拉的小提琴曲。我打开语音,将手机放在张爷爷的耳边。琴声响起的那一刻,张爷爷的眼角流下了泪水。他的手指微微颤动,仿佛在回应着琴声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,它超越了病痛,超越了距离,直抵人心。

两次小提琴的演奏,场景不同,时间不同,却有着相同的力量。音乐像是一把钥匙,打开了被病痛封锁的心灵,让希望和温暖重新流淌。在监护室里,我们每天都在与死神赛跑,与病魔抗争。但有时候,治愈的力量并不只来自药物和器械,而是来自那些微小却深刻的瞬间——一首曲子,一句话,甚至一个眼神。

小南的琴声让我明白,生命的重量不仅仅在于呼吸和心跳,更在于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情感与记忆。下午3点半,广播里的音乐再次响起,监护室恢复了往常的节奏。但我知道,今天的琴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
或许,这就是作为医生的意义——不仅治愈身体,也守护那些珍贵的瞬间,让生命在病痛中依然能够绽放光彩。

她从小商店里冲了出来,把一个糖球塞到我的手里,然后笑着跑开了。

那是一个像拇指肚大小的糖球,下面插着一根牙签般的小把,小孩子吃的那种。我忍不住笑了,心想:真是个孩子啊,道歉的方式也如此奇特,于是就追上去,想还了糖果,然后和她讲几句话。不料她却笑了个没完,直笑得前俯后仰,跌倒爬起。这里虽然是个小巷子,但正是下班时间,来往的人不少,人们虽然没有停下来,但都侧了脸看;先是看她,然后看我,眼神里透出狐疑。这让我非常尴尬,上前拉了她一把,要她不要笑了。这时才发现,她不是在笑,而是在哭。能看出她也是在竭力控制自己,苍白的脸上除了泪痕,就是抹出来的道道红晕。面对我的目光,她不再装笑了,而是很压抑地哭着,哭得脸色铁青,浑身瑟瑟发抖。哭了好长时间,才说了她的处境。

她家在农村,有七口人,父母、奶奶和弟妹。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,生活十分困难。按她父母的想

一踏上南疆这片华夏疆土,就能闻到羊肉的香气。相对于烤全羊充满仪式感的场景,我更喜欢三两结伴,站在炉火前,看烤槽上肥瘦相间的十几串羊肉,在摊主手中像万花筒般转动。

但我没有在在意串起羊肉签子的材质,直到去年初冬,我第三次来到台州对口支援城市阿拉尔,在地窝子吃了红柳羊肉串。我想当然认为就是用红柳枝作为柴火烤羊肉串。当一大铁盆的红柳羊肉串上桌时,我大吃一惊。那是用削了皮的红柳枝串起羊肉,红柳签子比平常的羊肉串签子粗壮,签尾能看到坚硬的木结,签头像刚刚削过的铅笔头。

第二天,我赶到离阿拉尔市三十多公里的塔河源,我想知道红柳在苍穹下经历了怎样的生命历练,我想知道它们在千万年的狂风沙尘肆虐下有着怎样的姿态,我还想知道它们为何能让羊肉串变得更有风味。

只见满地雪白的粉末似一层薄薄的粉雪,但不是雪。这片辽阔无垠的大地,在三亿年前甚至更早的古生代是一片汪洋大海,虽然经过了亿万年的地质运动,但生命的烙印永不泯灭。它们是盐碱,是造山留印,是大海留痕,是贫瘠的土地上培育善良和宽厚种子的养分。

红柳夹杂在高大挺拔的白杨和千年不倒的胡杨树中,一丛丛,一簇簇,一片片,周边还长着沙枣树和沙棘树,放眼望去,显得矮小潦草,褐红色的主干只有大拇指一般粗壮,枝杈纵横散漫,即便成片也没有树丛中钻出的两三株芦荻惹眼。它名中有柳,却全然没有柳树婀娜曼妙的姿容。然而,当初冬的阳光突破云层的遮蔽,映射在塔河源鸭子湖堤岸下的红柳林时,我端详手心中的两片红柳叶,瞬间在貌似枯萎的叶片上,捕捉到茂密的白色絮状绒毛,它们比发丝还细。援疆的同事告诉我,这些绒毛包裹着红柳的种子,朔果成熟裂开后,丝丝缕缕的飞絮带着种子随风飘散、播种、繁殖,一年三度开花,三度结果;开出的粉红色花小而密,环绕在枝条之间,如烟似雾,灿若云霞。别看现在满地枯枝散叶,它们蕴藏着强大的重生力量和繁殖能力,种子落下的地方,就是它们在春天无限蔓延的乐土。听了这番话,我想,红柳也许缘于放低姿态的生存智慧,矮小的灌木才成为宇宙洪荒的老树。

折下一段红柳枝,我闻到冷杉般的幽香,抚摩到润泽的黏液。正是它们固有的木质清香和在盐碱地积蓄了含盐含碱的汁液,在烧烤过程中分泌到羊肉里提鲜和增香,交融出醇厚的滋味。红柳枝的天然生物碱能促进消化,原来整成那么大串,是有了消食保障。

回到江南,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,我常怀想大漠瀚海中寂寞的红柳。

法,绝对不会让她上大学,高中毕业后立刻就出去打工,或者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。但她死活不同意,一心谋划着上大学。上大学期间,除了学费是家里借的贷款,其他费用都是她打工挣来的。她给学校里打扫过卫生,给学校附近的餐馆里做过帮工,甚至还捡过破烂,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毕业。

毕业后,一个大学生该如何帮补家庭,成了家人的关注点。父母希望她给家里一点钱,最低要求是能帮助家里还掉借下的贷款。而她,随着毕业的到来,一天深过一天地陷入了困境——先是找不到工作,后来好不容易找到

这份工作,但每月只有700元钱,简直就无法“分配”。她和两个同学合租了一间民房,但房东要她们一次交半年的房费,摊到她头上的是240元。她找工作时,用人单位要求留下联系电话,她没有手机,因而错过了几个不错的机会,后来就咬牙向同学借了500元,买了一部最便宜的手机,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就给人家还了。她还承诺给家里每月寄300元回去。她一直在攒钱、还钱。本想买一套过冬的衣服,但奶奶又病了……

回家,需要车费,需要假期,还需要一个光鲜亮丽的自己。上大学前,她用理想化的词语描绘过大学毕业后的美景,家里人、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相信,只有奶奶坚信不疑。而她现在的处境恰恰证明了别人都是对的,只有可怜的奶奶错了。我听后,很谨慎地提出借钱给她。她说自己再也不想借钱了。

之后不久,她就去了南方,据说在一家纺织厂打工,每月1500元工资,有集体宿舍,只是完全抛开了她上大学所学的专业。工作是初中同学介绍的,同学已经是工厂的小头目,没有上过大学。快20年来,突然没来由地又想起了她,该是越过了越好吧。如果有孩子,大概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……

红柳情



微小的事物

安谅

最原始、最形象、最神圣,也最令人心动的着落点和实处。

曾经对宏大叙事,每天都想阅读天空,年幼空蒙的心,被灌入了巨大的生硬,热血胀张,却难以消化。直到今天,我内心如海,我对掀天巨浪,渐趋无感。而微小如豆的事物,总让我一往情深。

并非自己眼界的缩退,而是一种天性的回归。听得懂草芥和蝼蚁的言语了,毫无浮夸之声,有如天籁,它们在生命里的奔跑,分明载着我的吁吁气喘。

我发现它们,我找回了自身。原来微小是如此生动,真正地平易近人。

原来微小是身旁的小溪,如此眉目如画,流水铮铮。

原来微小是一缕轻风,在耳畔飘扬,像春天柔软温暖的手。

原来微小就是生活本质,就是自己的所有。

原来微小既是一粒粒文字,也是一颗颗细胞,从微小起始,才有所渐悟,方能读懂这天地的一叶广博和深沉。

微小里分明映照着重大的事物!



招财猫迎灵蛇
(漫画) 潘方尔

小青菜上桌。朝鲜北贝木姜子烧椒羊肚耳、阿穆尔鱼子酱百香果撒实心海参、曲靖会泽白切黑山羊、香格里拉黑松露沙葱大连海肠、陆良山葵手作魔芋豆腐、小叶罗勒野橘玫瑰老菜脯温拌四头黄金鲍。同菜色一同上桌的还有每道菜蕴含“前世”,也就是每道菜的原材料。

北极贝是我极爱的食材,木姜子却是从未听说,尝其味道类似柠檬酸,却有着和柠檬不同的清香,辅以经典的辣椒酱,再搭配上北极贝和羊肚耳的脆、爽、甜。三种味道在舌尖共舞,却依然清爽。

魔芋是我减肥时必备的食物,它低热量低脂肪,又能增加饱腹感,我乐于将它当作碳水

摄入。魔芋刺身我是第一次尝试,刺身吃法类似生鱼片:将云南当地的山葵融进酱油,蘸着酱油吃。魔芋选用云南昭通永善县的溪洛渡白魔芋,晶莹剔透,清冽可口。

内秀外秀云南菜

尹骥阳

小叶罗勒是云南独有的罗勒品种,比起普通的罗勒香气更加浓郁,口感则更加鲜活。野生野橘极小一颗口酸酸涩,用于调味恰到好处。配以切成片状的玫瑰大头菜和新鲜的福建黄金鲍。食用时先将罗勒做底,将老菜脯和黄金鲍置于罗勒叶上,最后将小野橘点缀其

上。适当加上一些酱汁,将其整个送入嘴里。属于不同食材的酸涩、咸鲜、咸甜和罗勒的香味在嘴里爆开。我想这是我在中餐当中第一次遇见这么有趣的食材搭配,却出人意料地合理。

将食材包裹在芭蕉叶中用炭火烤熟。这是云南西双版纳的特殊烹饪手法。将巴浪鱼用芭蕉叶包裹,用有着千年历史的诺顿井盐将其完全覆盖盐焗30分钟。临上桌前淋上一点茅台,点火,提香,上桌。包裹着芭蕉叶的巴浪鱼被打开,一时间香味四溢。鱼肉甜、嫩、肥,搭配上香茅等特殊香料,味道十分馥郁又不冲突。

汪曾祺先生写到过昆明的

洋芋粑粑,是将土豆捣碎后调味,摺扁在铁勺中,下油锅炸成片,就可以当零食吃。今日的土豆粑粑制作工艺大体类似。配上牛骨髓麻辣豆腐,用麻和辣刺激出洋芋粑粑本身的甜味。

最后是主食香格里拉松茸酱腊土鸡冲菜焖饭。三种被处理过的食材,夏天香格里拉松茸的松茸酱,小油菜做成的冲菜和腊土鸡。似乎和上海常吃的菜饭类似,但更像是进阶版。所有食材香味扑鼻,砂锅焖饭焖得极干,使得米饭粒粒分明。连吃三碗,摸摸肚子,感觉自己又重了三斤。

内秀外秀兼而有之的云南菜,意犹未尽,叫人回味!

美食

七夕会

这段时间上海云南菜的风好像很大,慕名与朋友去过几家。从“上海排队王”到梧桐区的混搭,私以为那些餐食不过是适合约会的“漂亮饭”。带着对云南菜“绣花枕头”的偏见,我走进了泓0871。

0871是昆明的电话区号。我极喜欢的作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了五年。先生他那时与我如今的年龄相仿,曾写下了大量关于昆明美食的小文,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汽锅鸡、摩登粑粑,以及各种菌子。所以,这区号又是一个噱头?试试之后,却证明事实上我实在是过于狭隘。

宾客齐至,六道精致冷荤